

## 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 第六十回 奮神錘生擒小丑 降番將暗用機謀

且說耶律壽山正在伺敵，只見燈光臨近，也是一員穿白主將，兩員偏將，也是平北元帥旗號。壽山看了心中詫異道：「怎麼這邊又一個宋元帥？」遂督兵前進。戰殺了一陣，宋將卻又敗去。壽山復整人馬，才要前進，忽聽背後吶喊，一雙人馬擁一前來。壽山傳令後哨調為前哨，帶著番將迎上去。只見也是與前兩番所見一般的旗號人物，壽山說：「奇怪，莫非這人曾分身法不成？」洪國舅說：「必是些妖法邪術。」壽山說：「莫管他邪法正法，且殺上前去。」剛要出馬，只見那穿白小將銀槍一擺，調轉人馬如飛退將下去。壽山大怒道：「孤自來不信這些旁門異術，到要趕上見個分明。」一言未盡，正南上一隊人馬，擊鼓而來，這來的卻是真正元帥夢鸞小姐，前三次乃是少俊軍卒所扮，以作疑兵誘敵之計。壽山見了甚是詫異，道：「真正作怪，這一次定要將他捉住！遂吩咐手下向前衝殺，若還敗去，急急追趕。」一員番將應聲出馬，這邊青梅舞雙鏢迎將上去。番將舉大斧砍來，連走幾個回合，青梅鏢打賊人右背，番將抱鞍逃回本陣。洪國舅大怒，提叉躍馬飛臨陣角。小姐將槍一擺，兩員副將一齊衝馬迎往洪吉刺海廝殺起來。青梅回歸本陣，調動人馬，慢慢倒撤。這裡壽山見洪國舅戰二將不下，忙舞刀催馬，大叫一聲，衝將過來。小姐一見，挺槍相迎，戰了兩合，即撥馬敗走。兩員副將也就敗了下來。壽山一見，大叫：「宋賊休想逃走，這裡趕上定要拿住！」

調動番兵朝下趕，似箭如飛不放鬆。小姐眾兵催馬走，故意的散亂了跟隨手下兵。往南往北紛紛去，高小姐直奔西邊馬似風。只有那數個步卒跟著走，兩副將緊緊相隨保總戎。一直趕到祥狐嶺，恰是重圍險地中。小姐催馬忙上嶺，青梅女點著信號火向空扔。一聲炮響驚天地，來了八方四面的兵。南邊孟昶催人馬，東邊來了呼延平；鄭鐸兵出壬癸水，西方小將是焦榮。四角上八員健將如飛至，登時間四面八方不透風。人馬重重朝上裹，猶如鐵壁似銅城。番人至此心省悟。方知中了計牢籠。金太子雄心不懼微微笑，喝叫：「諸卿仔細聽：今朝既然臨重地，少不得努力齊心往上衝。此番若不重取勝，反叫南國笑無能。」番兵將齊聲應，人人奮勇抖威風。並舉刀槍朝外闖，亂放徵駒氣勢雄。宋兵宋將不交戰，迎頭放箭亂開弓。相離近處用牌擋，飛來就地砍能行。中箭的番兵齊落馬，著刀的毛襖冒鮮紅。連闖數次走不去，八方四面盡皆同。金太子無奈圈回馬，君臣齊聚在當中。回頭觀看人和馬，手下的番兵剩了對衝。著急仰面長吁氣，暗暗後悔在心中。祥狐嶺困住了金殿下，高小姐攔馬山頭看得明。

此時天已漸亮，小姐見番兵番將連闖數次，損折大半人馬，銳氣已挫，精神漸疲，暗喜道：「趁此不擒敵人，更待何時？」遂縱馬下嶺，暗中傳號令，命呼、鄭、孟、焦四面向前攻殺。洪國舅與眾番將一見，一齊撒馬，分四面迎敵。金太子壽山勒馬當中，觀看出路。又見宋元帥攔馬站在西南角上，手舉令箭，在那裡指揮兵將，只有一隊步兵跟隨，左右並無將佐護衛。心中暗想：「只撞金錘一下，勝打銀鏢三千。何不趁此向前捉住此人，要出重地，有何難哉？」想畢，催馬直奔小姐而來。小姐一見，心中暗喜，想道：「若在此處擒他，他手下人必來救護，何不再往下引他一程，擒他便了。」故作驚慌之態，圈馬就跑。

壽山後面急急趕，想把元戎宋帥捉。倒拖金刀藏暗計，連把徵駒不往碰。佳人催馬忙前走，步兵幾個緊跟著。一前一後急如箭，恰好似海青展翅趕天鵝。一氣引出三里路，這小姐回頭閃目看明白。龍尾神釘拿在手，腹中暗暗自掂奪：「這一打在致命處，壽山一定見閻羅。北安王疼子將仇報，依然還要動干戈。耽誤工夫延歲月，幾時還朝奏凱歌？何不將他活拿住，番王納款定求和。就怕打他別處不中用，那番王力大無窮猛又凶。」這佳人一邊跑著拿主意，催著那銀鞍戰馬打旋磨。左盤右繞東西轉，金太子口中咬啞亂吆喝。大罵：「宋賊休想走，定要今朝將你捉！」只趕的二馬看看離不遠，佳人得便帶微駝。

小姐見他趕至臨近，把馬往旁邊一帶，左手的銀槍望壽山面上一晃，右手的雁翎釘就打將出去，口中喝道：「番官慢來，看槍取你！」壽山往上用刀一塘，只聽噹啷啷的響，那神釘卻打在裏驢馬前膀。那馬負痛往前一攔前蹄揚起，後蹄直立，金太子坐不住，翻筋鬥跌下馬來。小姐知他驍勇，第二根龍尾釘隨手打去，中在壽山左腿。番漢一翻身剛跳起，被釘打倒。宋兵一擁向前，生擒活捉，綁在馬上。

且說大金護國都督烏林喜正與宋將交戰，轉眼不見了殿下，遠遠見他追趕穿白的宋將往西南上去了，恐有疏慮，連忙抽槍縱馬趕來保護。洪國舅一眼看見，也就隨後趕來。及至烏林喜到了跟前，見壽山已被擒獲。

番官一見黃了臉，捨命前來救主公。催馬提槍朝上闖，直奔佳人兩眼紅。照著小姐分心刺，佳人即便用槍騰。響亮一聲磕出去，二馬盤旋不住行。這一個丈八蛇矛如怪蟒，那一個竹節銀槍似玉龍。這一個惡戰仇敵因救主，那一個為父盼成功。二人大戰十數趟，那時瞥蹀了左金童。改路更門搖戰桿，神槍法取命追魂分外凶。風掃落梅花亂舞，一片槍山往上攻，番人一見難招架，徵駒倒退強相迎。中三路失一空，這小姐銀槍一顛奔前胸。只聽噹啷一聲響，刺碎胸前寶鏡銅。無情怪蟒寒心過，死屍跌下馬能行。可憐為國忠良將，身喪疆場不善終。佳人槍挑烏林喜，洪國舅馬至跟前魂嚇驚。奮勇催駒朝上闖，高小姐回手忙掏龍尾釘。照著來人迎面打，洪海著傷中了雁翎。圈馬落荒逃命去，這小姐揮動八方四面兵。

祥狐嶺下這場苦戰，酋長、都督、毛襖番兵死了無數，生擒有名的番將十二員，只剩二三百不該死的番兵，也是著傷帶箭，跟著洪國舅逃命去了。

當下小姐傳令鳴金。只聽的一棒鑼鳴，呼、鄭、孟、焦與十二員健將，各帶本部人馬，歸了大隊。小姐率眾回營，排班升帳，眾將都來慶功。生擒番首及器械牛馬不計其數。小姐令掌簿官逐一清，命把耶律壽山與所擒番將俱各押至雁門關內，交付石總鎮監禁嚴防，莫斷飲食。然後擺宴慶功，殺牛羊馬，大犒三軍。

且說不花丞相自太子去後，安置了營中之事，親帶人馬，隨後來接引壽山。剛到了北岸，看見了石郡馬的營寨正在南岸渡口，吃了一驚，料必有故，忙忙傳令，就在隔河對岸安了營寨，差數個細作駕小舟從別路去探。正自著急，只見洪國舅盔歪甲斜，踉踉蹌蹌奔進帳來，放聲大哭道：「丞相不好了！如此這般，全軍盡潰，太子被捉，下將忍死逃回，特來與你商議救主之策。」

不花無敵聞此話，點首無言冷了心。半晌還過一口氣，殺人虎目淚紛紛。手拉洪海呼國舅：「此事活活氣死人。咱二人共保殿下與人馬，曾受過狼主託付記在心。十萬大兵非小可，儲君太子重千金。這而今幼主遭擒全軍沒，有何臉面見當今？」國舅說：「只好請罪添人馬，咱二人捨死逃生走一巡。努力齊心殺宋將，再設良謀攻雁門。搭救儲君出虎穴，不枉同為受命臣。縱然不救殿下回，死在疆場算盡心。」不花聽畢連擺手，「國舅你不須枉想苦勞神。宋賊智勇難取勝，暗引埋伏詭計深。銳氣已折難再戰，趙家福大有能人。枉送殘生不濟事，到不如另想良謀救諸君。」洪海說：「丞相有甚高明見？快快言來好放心。」不花相這般如此說一遍，國舅說：「事不宜遲就起身。」他二人摘盔卸甲更衣帽，脫去了征袍繫上了罪裙。吩咐番將守營寨，齊乘快馬出轅門。頓響加鞭急如箭，黑河不遠面前存。連忙上船到南岸，驚動了大宋營中汛的人。

南岸宋兵一齊向前，抽箭搭弓，往下吆喝：「番寇的船隻，再要向前，就要放箭了！」不花、洪海一齊說道：「我二人奉狼主之命，特來求見你家兵主，有事相商，快去通稟。」宋兵聞言，轉身上馬，來到營門，通稟進去。石郡馬與二健將正坐議事，聞報令將二人帶進營中，問明了來意，遂令二將帶二百馬兵送他二人去見元帥。二將領命出營，簇擁二人，往大營而來。

且說夢鸞小姐慶功宴畢，正議進兵之策。只見藍旗來報：「今有先鋒石懷玉著偏將某人，帶兩個番人，說要見元帥，現在轅門候令。」小姐沉吟了一回，吩咐先令二將進見。軍卒答應，回身退下。中軍去不多時，二將隨令而進，入帳打躬參見。小姐問了備細，令眾將齊集左右，護衛兵丁各各弓上弦刀出鞘，番國來人繩綁二背，叫他銷刀而進。中軍執令，來至轅門，吶喊下去。不花、洪海聽得明白。

二人至此無可奈，只得低頭受綁繩。執刀的軍校如猛虎，左右圍隨不透風。簇擁二人朝裡走，他這裡偷看千軍萬馬營。但只見旗幟招展天地暗，殺氣迷漫鎖碧空。刀槍箭戟麻林似，甲亮盔鮮繞眼明。大營高佔青龍地，八卦連環套九宮。三才四門分乾坎，朱

雀玄武列西東。五方旗畫兇神像，六丁六甲帶七星，過數層如狼似虎劊子手，繞幾處牙帳鹿角梅花坑。大帳中軍止住步，執令軍卒吶喊一聲。兩房跪報番官進，這才舉步往前行。兩下裡十字刀槍如雪片，眾軍校箭橫弦上待開弓，他二人低頭走進團花帳，又只見兩旁戰將貌猙獰。一個個手搭劍靶丁字站，眾武士各各插槍繞眼明。但只見：鳳翅盔荷衣盔盔鑲異寶，爛銀盔鑲鐵盔盔稱珠纓；柳葉甲烏油甲魚鱗密砌，黃金甲鎖子甲寶色光明；素羅袍翠藍袍茉莉花襯，織錦袍絳紅袍袍染猩猩；皮鞋帶獅蠻帶金環雙扣，白玉帶銀妝帶露磨瓊；神飛槍梨花槍如怪蟒，滲金槍亞把槍槍似折龍；偃月刀日月橫秋水，金背刀三尖刀二刃雙鋒；三股叉托天叉銀龍擺尾，滲金叉火叉彩鳳搖翎；豹尾鞭水磨鞭鞭排竹節，熟銅鋼銀妝鋼鋼現八楞；莫邪劍龍泉劍光輝奪目，五花錘八門錘錘似流星。眾戰將分兩旁如狼似虎，面含嗔怒目視鴉雀無聲。宋元帥虎皮椅居中端坐，盔如雪甲如霜白玉妝成。滿帳中甲亮盔明分五色，不亞如柳襯桃花綠配紅。二人止步頭低下，雙雙拜倒在埃塵。佳人坐上高聲問：「番官至此有何情？」二人頓首呼：「元帥，在上留神請細聽。下將二人無別故，特來請罪拜元戎。只因狼主一時錯，不該斗膽興兵戎。但只是大邦國主如堯舜，求元帥海量寬宏暫恕容。乞恩免死留殿下，我狼主情願投降納表封。干戈永罷歸王化，年年進貢至東京。小臣捨死到虎寨，特叩台前稟下情。從今再不生異志，我君臣傾心吐膽永無更。元帥不准歸降事，小臣領死請施刑。」二人說畢伏在地，高小姐微微冷笑兩三聲。

往下開言說：「你主國富民豐各占一方，何等自在，不意貪心無厭，屢犯天朝，此番理應剷除，不當再恕。但本帥上體吾皇堯舜之心，下憐爾國生靈之命，准爾降便了。」二人連忙向前叩頭，謝元帥大德洪恩。小姐說：「且不須謝恩，尚有三事未言，如不情願，仍不准降。」二人道：「但憑元帥吩咐。」小姐說：「第一件，叫你狼主耶律泰捧降表貢單親來納款；第二件，將私逃監守汪國恩囚綁獻來；第三件，你太子壽山與所擒的諸將一同帶回京中，仍前為質。」